

春秋集註

五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註

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謚法慈愛惠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

食之公羊有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內史

羊傳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天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錫命非正也○劉氏曰錫命者何命為諸

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

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

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

也晉侯伐衛此不朝霸主而伐同盟叔孫得

臣如京師杜氏註得臣叔牙之孫○傳拜

未嘗如周而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

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無禮之聲鼻致討不自反其不仁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冬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公羊穀梁作鬣○

君者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

有君之尊而商臣於二者之義絕也推原

其故由楚子頹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
文之時僭王猾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歿益
肆憑陵詐行戰勝執宋成齊毒被中國及
城濮之敗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
自取篡弒蓋夷狄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
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
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
以夷狄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
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
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
戒以此坊人猶有在位日夕驟欲廢立議
論不決以啓庶人劭之禍如宋元嘉之主
者公孫敖如齊嗣君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杜氏注馮翊郃陽

白水縣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拜賜之師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秦臯也

無可為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丁

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丑作僖公主曷公羊傳為僖公作主也主者

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主以書識不時也

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

慢而違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傳晉人以

禮甚矣

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公以恥之書也○胡氏曰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愚按盟于晉夏六月公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晉夏六月公

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隴公羊穀梁作斂○杜氏註熒陽縣東有隴城鄭地○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

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自十二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書不雨者蓋

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

後言不雨則是冀望欲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即八月嘗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不以民事繫憂

樂也其怠於政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嘗祭而祔

僖公于廟大合自周公伯禽以來之主于大廟而祭之故曰大事穀梁所謂著袷嘗

公羊所謂毀廟之祖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也躋

升也僖公乃閔公之臣子宜祔于閔公之下今用宗人夏父弗忌非禮之言升僖公

於閔公之上故特書以譏之按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已冬晉人宋人陳人

明此主為逆祀書也

鄭人伐秦

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

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子曰秦以憤取

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

結怨故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

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

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

也以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則宜

也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則宜

於此焉

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沈潰汝南平與縣北有

沈亭今按漢志汝南治平與故沈子國今

屬蔡州○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

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常山夏

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可知矣

五月王子虎卒傳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

同盟○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

秦人伐晉

取王官及郊晉濟河焚舟

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今按秦穆公

既歸自殺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

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秋

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臯之也

楚人圍江

公江見僖

雨蝨于宋

異記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侯懼其無禮於公也

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盟于晉都也

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並無以字。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

護也其為護柰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曰以昔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臯晉宜大合諸侯聲臯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疆國豈能濟乎然則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今按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為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

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而後公至多書前

略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曰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

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愚謂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此聖人所以深痛故變逆女為逆婦姜不復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既已大失矣。狄侵齊何以正是國人而為後嗣之基乎。

秋楚人滅江

江之不祀晉襄也。晉侯伐秦

傳園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愚按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末矣比事書之深臯晉衛侯使甯侯不以江云為恥而敵秦怨也

俞來聘甯武子也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

薨風氏之稱夫人僖八年詳矣○陸淳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

亦書薨著其非禮○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成風已後嫡妾亂矣○胡氏

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不為

異辭所以謹禮之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珠王

含口實也車馬曰贈○胡氏曰不書來請之也劉氏曰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

也始以妾為嫡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陸淳曰自

葬成風之後乃有二王使召伯來會葬穀

夫人祔廟非禮也梁

召作毛○召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王不稱天與栢元年歸仲子贈及今年含且贈

同譏會寵妾之葬失禮之甚也○胡氏曰含贈而又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益

甚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夏公孫敖如晉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秦人入郟郟今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傳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

人入秋楚人滅六六國皋陶之後杜氏註

郡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

軍○傳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

帥師滅六楚公子變滅蓼臧文仲聞六與

之無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哀哉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之子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

驩卒公羊傳驩作謹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

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

狄傳晉初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

以盾將中軍而為國政及襄公卒狐射姑

怨陽處父易其班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按

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

考穀梁氏所謂君漏言則知易中軍之將

乃陽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

之以致狐射姑之殺處父此春秋所以分

其殺於君與大夫也狐射姑使續鞠居殺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趙氏曰天

當謹密

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

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

成於處父其事故幽晦故書晉殺其大夫以

處父事已顯故春秋微之襄公漏言而害

之於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

當謹密

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

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

成於處父其事故幽晦故書晉殺其大夫以

處父事已顯故春秋微之襄公漏言而害

之於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

當謹密

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

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

成於處父其事故幽晦故書晉殺其大夫以

歲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
奉月朔甲子告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
閏非正不告月朔但以其日至廟拜謁而
已故曰猶朝于廟愚按月者取日月之會
辰而定朔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治曆明
時之政必先于此天子以為月而放之為
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
朝廟為告朔也文公以為附月之餘日而
不以告則亦何以朝為哉故曰猶朝
于廟以譏其捨大政而謹小禮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句公羊作胸○須句見僖公二十二年註
郚魯邑杜氏註下縣有郚城今屬襲慶府
泗水縣○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于升陘
邾復取之是年伐邾取之因城郚邑左氏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謂間晉
難也
王穀梁作壬○父死未踰時居不言之時而
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大夫不得其死故
書宋人殺其大夫以見國之所以亂者由父
始死而亟改其道也昭公之見弒茲可以占

矣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傳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據今從二
傳蔑公羊作昧○令狐晉地今河中府猗氏
縣有令狐城○傳晉襄公之卒也大夫子少欲
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於
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至是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
于朝趙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偪乃背先蔑
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絳馬蓐食潛

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
會從之○今按如左氏說則書法當云晉
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
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而
之又不謝秦皆舉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
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
不書秦之敗深舉晉之置君而書也先
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舉之也不書出
遂在也秋侵我西鄙之問秦晉
外也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杜氏以為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卷縣

今之鄭州原武縣也○傳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
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程子曰文公怠
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故書往會
而隱其不及以不序諸侯與大夫之名冬
者而見之也趙盾會諸侯靈公少故也
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泣公穀作莒○
而公孫敖往泣之○穀
梁傳曰其曰莅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

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

盟于衡雍

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
離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

以扈之盟後至來討公子遂會盟以報之
自晉文程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
國事付之公子遂出此敬贏所以得窺伺
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贏所以得窺伺

隙私事之以吓胎也
殺適立庶之禍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

于暴按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

伐京師杜氏註雜戎居伊水雒水間者暴

鄭地○盟晉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

言之者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也公子遂以

見討而受盟于晉為取遂會雒戎以示服

狄春秋以戎狄尤不當與為盟公孫敖如

誓故兩之以示辨內外之法

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奔莒從己氏

斬衰三年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

懷棄中之行廢君命而徒返已而淫奔夫

不至而復已為死誅不赦之臯況奔莒從

己氏乎文公不能正典刑聖人詳書其慢

王奔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螽○宋殺其

後奔深以著魯之無政刑也

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城司空也宋以

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

宋卿書官今按昭公不禮襄夫人故夫人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使毛伯天子大夫不稱

官總已以聽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

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

故以國殺書之以臯昭公也

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
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徵索非禮

特書以夫人姜氏如齊也歸寧二月叔孫得

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

先都傳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

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

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

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愚按稱

國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然專殺大夫

已有臯矣加之以人豈非賤人則殺之以與謀

而政不出於一乎故稱晉人則殺之者不

特君大夫而已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

無政之甚也也

出而書至蓋夫人與君一體寧父母而告

于廟禮也前此不書者出不以禮故不書

見胡氏所謂書之以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

箕鄭父書晉人已見上凡殺二大夫或三

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臯輕而不當

殺矣胡氏曰先都士穀箕鄭父挾私怨以

作亂固有臯矣然不以討賊之詞書之者

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

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此三人者獨無

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

也書人而不去士穀箕鄭父之官以示楚

司賞刑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

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公于堅公子尫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

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

及楚師御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愚按楚

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

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無志於庇諸

侯則已今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

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常役而緩不

及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

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聞

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獲及於室皇劔

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昏之市嗚呼夷

狄之敏於猾夏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却之

幾乃如彼此春秋夏秋侵齊楚得氣去而

所以悉人之也五十九夏秋侵齊十二故

晉也書以病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

震

陰盛陽微陰盛陽微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

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

僖衣服曰杜氏謂秦慕諸夏

追穆僖公并及成風愚謂當是時秦楚交

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僖于魯猶楚欲圖

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葬曹共公

明王謹德足以實之之比哉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滅文仲伯

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

五十九 已五 十二 麻

賢而不與立故夫子尤譏其竊位蓋仁者已欲立而立人故不仁之臯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晉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

春秋書兵臯其報復不已而秋之者三秦鄭晉也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謀報復無

已故楚殺其大夫宜申傳宜申為工尹與

秋之殺關宜申及仲歸今按春秋於穆王之

月殺關宜申不以討賊之法書之者用賢治不

肖而亂之義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著

易亂之志不以兩為念及蘇子盟于女栗不

故并三時而言之也書

公以盟天子之書

大夫諱之也書

于厥貉胡氏曰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

鋒止銳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無故次

止父師藏禍將以致毒於人也下書伐麋

則此為欲猾夏審矣然按左氏陳鄭蔡

宋皆與而止書蔡侯者陳鄭宋出於畏而

從楚有不得已者獨蔡侯從楚得已不巳故免三國而止書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傳厥貉之會麋子

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

錫穴今按楚侵伐書子始此益疆盛也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左氏本或作

云仲衍字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傳會于承匡謀諸侯之

從於楚者杜氏註九年陳鄭及秋曹伯來

朝傳曰文公即公子遂如宋傳襄仲聘于

而復之諸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

敗狄于鹹傳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

長狄僑如富父終甥其喉以戈殺之○獲

杜氏註鄭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邲伯來奔邲公羊作

邲人立君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與邲邲來奔○常

山劉氏曰大子當立邲人豈得而絕之杞

伯來朝傳始朝公也○杜氏二月庚子子

叔姬卒別文公女故曰女子以夏楚人圍巢杜

也秦伯使術來聘按傳秦伯使西乞術來

公子遂辭玉及賓答之詞公子遂言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而厚賄之此足以見秦人

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

待貶絕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

惡見者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

于河曲

河曲杜氏註在河東蒲坂縣南今

蓋言二國曲直之無以相尚而黷兵殘民

其臯均也不書敗績秦伯伐晉而趙盾帥

師禦之欲待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遂

遁無勝敗也秦伯趙盾皆以人書敗也

師也所謂莒魯爭鄆蓋始于此前此莒未

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首

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

而爭由鄆始書帥師城臯行父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

朔卒○邾子蘧蒢卒蘧蒢穀梁自正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

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大廟之室也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致孝享之敬莫先於此

故穀梁氏曰為杜糞之主而先君之廟壞

極稱之志不敬也胡氏曰不兩凡七月而

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書壞而不書冬公

如晉衛侯會公子于沓

無公羊會下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

伯會公于棊

公還公穀並無公字棊公羊

作斐○傳公如晉朝且尋盟

于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氏註
于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氏註
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公羊傳曰往黨衛侯

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善之也○今按公羊氏之言有舍爵

策勲之意故錄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

邾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

喪而伐人與伐人一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

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新城宋地杜氏註在梁國穀熟縣西今

楚者服且謀邾也今按從楚者宋陳鄭許宋陳鄭見十一年承匡註許則自文公圍

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同盟見莊公十六年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

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并招致久負固之許諸侯

借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春秋以其僅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丘

況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胡氏曰

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愚謂當是時商臣有覆載不容之臯不特僭王而巳春秋惡諸侯宗而**秋七月有星孛入**事之懼豺狼之逼人

于北斗

孛孛也天之有孛乃除穢布新之祥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

也○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是後齊弒君舍十七年宋弒昭公十八年齊又弒懿公宣二年晉弒靈公劉歆云天之三辰綱紀之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示人

公至自會○晉人

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羊作接○邾文公元妃齊姜生纘且

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纘且趙盾新城之盟謀立捷菑也盾遂以師八百

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纘且長盾曰辭順而不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

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負入人之國欲變其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

也曰弗克納弗克其義也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

專之臯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

為善胡氏傳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壙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壙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

反則也趙**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年敖八盾之謂矣

京師而奔莒者其奔莒而從己氏也魯立其子文伯穀教生二子於莒而求復穀以爲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求復難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愚按人之所當謹者始終之際也夫子之論士曰行已而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况大夫乎公孫敖爲魯大夫竄身於莒而無所容歸從其子爲大夫而不敢出出入無詔於國身死於旅而不獲歸俯仰愧怍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特書卒于齊以著其齊公子商人弒其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君舍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

大共

卷五

十八

真

聞之師曰聖人作春秋以懲姦惡若未踰年君被弒而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君書愚謹按魯慶父之弒子般公子遂之弒子惡皆當從商人弒舍之例惟奚齊以不正而特變書法必如是而後君臣適度之分定矣

宋

子哀來奔

高哀爲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高哀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

之也今按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仲山甫之流哉故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

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齊人

執子叔姬

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

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臯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

者也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臯商人也齊人不

討賊俱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之人均

有臯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愚謹按執無

臯而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臯

則其臣當為之用而臯在上其君當討之

賊而臣為之用則臯在下而不在上夫篡

弒之賊人人得討之商人既弒君矣齊人

不以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

以至執隣國之命卿與其君之母則商人

無責焉所以致弒逆之人能執魯卿與君

母者不討賊之故也胡氏論之已詳其說

出於劉質夫質夫春秋之學皆受於

程子也此義之精非程子孰能發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與子

不能問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

盟

於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

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間以

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

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

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與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齊人歸公孫敖

之喪

教以舉出奔死于外魯不許其歸葬

以為請立於朝以俟命然後許其取殯葬

視公子慶父許其取葬者以難為大夫且

貴戚之卿也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

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

葬禮孝子慈孫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註見莊二單伯至自齊胡氏曰

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

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媿異者無所書

而不尊王命也愚謂若如左氏之說以單

伯為周大夫則是齊人執王使春秋既不

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

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

大夫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晉卻缺

使豈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新城之盟蔡人不

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

下之盟而還愚謂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

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

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輔

行父如晉

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扈

傳齊人侵我西鄙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

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

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書諸侯盟

于扈無能為故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然後略之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等於夷狄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故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弑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書諸侯盟于扈皆當十有二月齊人來伏不能討賊之臯也

歸子叔姬 此齊商人既弑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

書齊人者亦若執單伯執子叔姬之法深臯其國人沒於商人之私惠反戴不共天之仇以為君而強出其齊侯侵我西鄙遂君之母莫之或正也

伐曹入其郭 郭曹國之郭中也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思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

侯弗及盟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

商人無道有弑君當討之臯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使執辱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怍改圖之心書此

以見魯之衰責**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

廟而告朔也今以疾不行二月至五月之禮也公羊氏傳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今按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書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

六月戊辰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鄆丘公羊作鄆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正本作菑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菑丘齊地○公使遂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文公之母毀

泉臺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臨江劉氏曰魯人以為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公羊傳楚

人秦人巴人滅庸傳楚大饑我代其西南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

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日百濮乃罷自廬及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澁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

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今按庸乘
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則誠無以保其
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
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
其鼻大矣是以人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
楚子而鼻其滅也

君杵臼杵公羊作與○傳宋公子鮑禮於
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
相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

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
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

帥甸攻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死之○謹按
宋昭公為無道而書宋人弑其君者見杵

曰未至如獨夫之可誅而凡與於弑逆者
皆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胡氏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
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自明於

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之而
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者春秋無取焉爾

今按蕩意諸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坐待
其死而與之同死真所謂匹夫匹婦之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傳

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

所也程子曰行天討夏四月癸亥葬我小
而成其亂故貶之

君聲姜也聲公羊作聖謚齊侯伐我西鄙
西傳

北作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傳齊侯伐我襄仲請

盟于穀盟六月諸侯會于扈復晉侯蒐于黃父遂

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秋公至自穀齊商人不足與冬公子遂如

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高郵

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秦伯瑩卒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之傳齊懿公

也與邠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攝而

別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中歸舍爵而行謹按既書齊公子商人弒

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

不以為為賊而討之反北面稱臣而戴之以

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

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於大

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况商人驟施

聚士以成弒舍之謀有王者作則凡前日

受施推戴之人乃同惡之黨其鼻有不容

齊人弒其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傳六月葬文公秋襄

仲莊叔如齊惠公立

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胡氏曰：「使舉上客，此春秋立文之常體，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理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臯。」冬十月，子卒，曰：「赤未知名，左氏曰：『惡公羊著矣。』」

冬十月子卒

社

卷五

五

真

叔仲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愚謂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急於事，霸急於盟，齊簡於視，朔者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豕鬪二人，遂見戕弒，所謂前有讒而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夫人姜之忠言，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扶持之實，沒而不可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

氏歸于齊

行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臯異於孫于齊者而魯臣子不能事主君存適母之臯並見矣愚按胡氏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蓋至是始不安於魯於傳未亂有見之也必要終原始而後言之與適庶之者是以始知文季孫行父如齊告宣公之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

庶其

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

誅不赦之臯也

春秋卷第五

